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重上井冈山 (组诗)

——献给毛泽东诞辰125周年

■柳歌

重上井冈山 正值大雪时节
许多事物 已被冬藏起来
正如当日一场大雾
收藏了井冈的雄伟
也收藏了尘世诸多风物
毛委员在或不在
群山都保持着警惕
五大哨口早已壁垒森严
细细地打量着行人

山路渐入云端
云雾缥缈之处 回荡着枪炮之音
而大山深处 渐渐成了一座富矿
埋藏着红色的种子
也保存着先辈们的初心
时近百年 依然如那些翠竹
绿意盎然 崭新如新

满山飘荡着好听的红歌
“十送红军”催下的热泪未干

寒流又一次滚滚袭来
井冈山一夜之间
冰天雪地 玉树琼枝
大片的竹林 纷纷匍匐于地
松柏也垂下一些柔弱的枝条
而主千不动声色 依然高耸入云
仿佛那些行走于五井之间的高大身影
顶天立地

八角楼的灯光

这是一盏平常的油灯
仅有一根灯芯
甚至不如普通的农家陶罐
而它昏黄的光亮
却超过天上所有的星星
透过这扇木质的窗棂
照亮了大小五井
进而照亮整个漆黑的夜空
毛委员点燃了之后
它就一直亮了下来
历经数次围剿
两万五千里围追堵截
西北高原北风劲吹
从东北到海南的枪林弹雨
这盏灯从没熄灭
直到天安门所有的华灯亮起

东方破晓之后
这粒小小的灯火

完成了一次升华
化为一颗红色的种子
被这座大山揽进怀抱
被八角楼永远的珍藏
被一代又一代后人植入内心

八角楼这盏油灯
它照亮的不是一家庭院
一方餐桌
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前途
任凭雨打风吹 岁月更替
只要一息尚存
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偌大乾坤就可以扭转

读书石

该是多么的幸运
石头上坐过的那位巨人
早就扭转了乾坤
一个政党 一支军队
和一个共和国的幼年 在此歌脚
舔舐伤口 整理一下蹒跚的脚步
陷入短暂的沉思

那一刻如此静好
一瞬间就胜过若干世纪
留下的幸福
早就溢出了大井之外
满山的翠竹松柏
没有一根敢闹出声响
大山默默凝视 翻开的书页里
又隐隐浮现出一条
没人走过的新路

读书石
曾经阅尽了人间最多的春色
却是第一次陪同一个伟人
认真思考一个民族的命运
从此刻开始
遍体鳞伤的巨龙缓缓苏醒
从血泊中站起 发出愤怒的吼声

在此读书的人
与石头有着惊人的关联
他乳名叫做“石三伢子”
还有着远比石头更坚硬的性格
更顽强的命运
而民族深陷苦难的时候
是他 挺身而出
成了另一枚补天的石头

长征

第4395期

巍巍井冈寄深情(中国画)

杨幸朗作

平凡中的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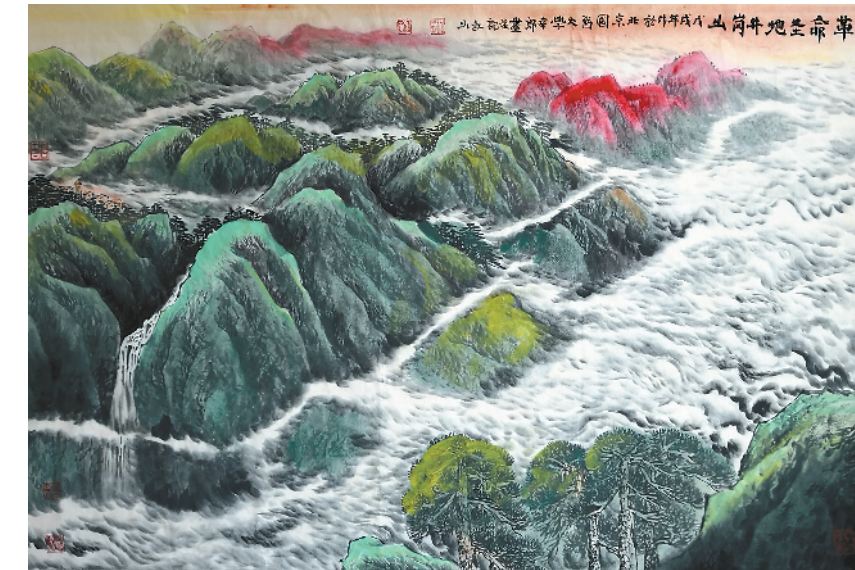
■张能华 姚杜纯子

两个多小时，这才恢复了通信。

作为站里技术最过硬的工程师，这种救急的事儿，不能没有她。不管是风里雨里，白天黑夜，也不管是周末节假日，只要站里有事，她都二话不说跑机房。熟悉她的人都说：“你比男同志还能拼。”刚结婚头两年，她和公婆一块住，离单位比较远，有天凌晨1点多钟，熟睡中的她接到值班员电话，说有个设备坏了，业务已经启动自我保护了，不是很急。但是她一听就再也睡不着了，穿上衣服骑自行车赶了过去。平时在家，不论啥情况，只要单位来电话找她，她都二话不说抬腿就走。时间长了，连公婆都被儿媳妇这种敬业的精神感动了。

今年1月份，王薇薇休完年假回到站里，发现有些波道不通了。原因在于某些设备老化，一些板子坏了，而且型号太老，备品备件的生产厂家都停产了，没法修。她一看，这哪行呀！就从周边的南通、余杭等台站调通了几条备用信道，有备无患嘛。恰恰就在当晚，从南京到某地的一条信道突然阻断，但因为白天调通了南京经仪征、南通到某地的信道，业务被迅速代通。

6月20日，“东部行动”演习开始，上级通知她所在的站对用户进行银级智能化保护。面对一线需求，她和大家伙一起充分利用手里的资源，对这些



巍巍井冈寄深情(中国画) 杨幸朗作

信道一加一备份，形成了钻石级的保护。现在，当一个信道出现阻断，50毫秒就能切换到备用路由上。

作为通信兵，通是硬道理，不通零容忍。王薇薇体会到，要想保证线路时刻畅通，你就得保持时刻在线，随时随到，所以她逐渐养成了24小时开手机的习惯。否则，突然来个事儿找不到人，或许就有大麻烦。她所在的旅是军改后新成立的，一年多来网系不断扩容，她的“朋友圈儿”也在不断扩大。来自军兵种友邻台站的业务骨干有上百人，一遇到什么急事难事，就喜欢“骚扰”她。有人开玩笑说，她的手机都快变成客服电话了。

说实在的，做了那么多，“客户”并不一定知道她和战友们背后的付出，但她就信奉一条：我们通信兵搞保障，要的不是用户无感吗？当然也不乏幸福的时刻——今年除夕夜，王薇薇值夜班，下面一个台站的一名女战士打来电话，一上来就给她拜年。她感到吃惊——你咋知道今夜我值班？小战士说，从值班表上看到她除夕值班，就找领导专门把班调到和她一个班次，就是想借机跟她道声谢谢，感谢她一年来对自己的指导帮带。而她并不熟悉这个女战士，无非是平时帮对方处理过几次业务，没想到，小战士挺有

心。这个拜年电话让她一连几天都感到心里暖融融的。王薇薇的丈夫也是一名军人，在基层工作，周一到周五回不了家。自从有了女儿之后，她不忍心把孩子全丢给身体欠佳的公公婆婆照看，晚上尽量自己带。夜里单位一旦有事，孩子没睡的话，就把她捎过去，让别的女干部哄她睡。

去年6月，儿子出生，一下子照顾两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偏偏这时候丈夫工作中不慎摔伤左胳膊，落下残疾，家务活更是指望不上。她便跟丈夫商量，把女儿暂时送回四川老家读书。送走女儿后，每天晚上只要有时间，她都要跟女儿视频一会儿。挂电话时，最是心酸，她却总是把灿烂的笑容绽放给女儿，定格成一个幸福而温馨的瞬间。

王薇薇是个典型的川妹子，快人快言，风风火火，性情执著。她认准了的事，不回头。十几年来，和她一同分到站里的同学，不少已经转行，而她一直坚守在小小的机房。说白了，这里只是一个维护岗位，相比于那些搞科研的人，不可能做出多大的成绩，也不可能获什么科技进步奖；相比军营，社会上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有同学曾对她戏言：“世界那么大，与你没关系。”女儿有时在电话里嚷嚷：“为什么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你们给我转业回来！”小小年纪，就已经晓得“转业”这个词。说实在的，向后转，王薇薇和丈夫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工作需要，她还是毅然决定：横下一条心，在小小的机房继续坚持下去。

是的，和平时期的军人，没有那么多的生死生死、轰轰烈烈，有的更多是平凡中的坚守。王薇薇，便是一个默默的坚守者，在她眼中，机房里一样有五彩斑斓的世界。

一片兵心

■黄振明

医，和我坐对面桌。他语气和缓但却坚定地对我说：“你知道，你和普通的医生不一样。”

可是，我们的不一样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曾想做一名能穿梭于硝烟与战火中的战地医生，或是忙于手术和会诊的全科大夫，却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战友口中的“开水医生”。那一晚，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想明白……

转过年来，在军改大潮的推动下，部队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卫生队变成了卫生连。我们不仅是每天值班坐诊的医生，更是战场上战友生命的坚实防线。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疲惫，其他同学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我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理会了。可我还未来得及想清楚老许口中这“不同”的意义，说到底还不都是救死扶伤嘛。

今年五月，我随部队参加了年度红蓝对抗演习。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也是让我惴惴不安的时刻。因为面临着太多的考验，尤其是预想不到的突发状况。

那天，我被配属到时空基准队保障测绘任务。刚吃过早饭，迎着被雨水洗刷了一夜、格外清幽的蓝天和晨光，小分队出发了。到达任务区后小分队便开始了忙碌。由于测量点位极为分散，分队人数也不多，布置任务后战友们便散开了。我跟着队长老张，在各个点位来回穿梭着，一路上老张向我讲起测绘兵的点滴故事。伴着密林里清脆的鸟鸣声和随风跳动的叶影，我感到了久违的舒畅。

太阳渐渐绕过了我们头顶，向大山的另一侧滑去。叶子跳得累了，鸟儿的歌声渐渐停了。老张看了看手表，已经是18:05。“所有人员B点集合。”不到20分钟，战友们陆续赶了回来。天色渐暗，大家赶忙清点器材准备返回驻地。

“不对！怎么少了一套经纬仪？”老

张质问道。老张急得一拍脑门，“哎呀，那东西被我落到山口的点位上了。”大家看到老张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装备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怎么连命都不要了？去把它取回来！”老张的那句“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向点位跑去了。“队长，我跟着一起去吧。”老张点点头，我迅速抓起一个头灯朝老张跑去。

老张干测绘这行差不多十年了，他承担的测绘点位是难度最大的。一路上我努力地跟上老张的步伐，但山势一路向上，再加上天黑，我和老张踉踉跄跄，几次被横生的荆棘绊倒。他仍没有减慢步履的意思，我只能艰难地跟在他的身后，又听到他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远。

突然，我听到前方传来一声闷响，随后是灌木丛异样的摩擦声。我戴上头灯加快步速向前方赶去。只见一块凸起的山石旁，灌木丛有新鲜折断的痕迹。视线尽头竟是一个落差近5米的小断崖，老张正在崖底痛苦地呻吟。

我赶忙从山侧面绕到崖底。老张瘫坐在地上，脸上布满汗滴。“不行，两条腿都动不了了。”大致检查后，我立刻做出了判断：双腿骨折。“还好其他部位没有受伤。”可接下来怎么办，我俩都傻了。由于出发匆忙，他忘了带对讲机，我忘了带药箱。

骨折的伤者必须立即固定，否则搬运回去的路上还会造成二次伤害，况且现在还无法断定他骨折的程度。我俩无助的眼神相撞，透过头灯的强光，我看到他眼中的恐惧、焦虑，还有信任。“我一定带你回去！”我返身跑到树林中折了几节结实的树枝，又解下他战靴的鞋带，为他做简易固定。然后，我背着他绕出山崖，往B点走去。

“唉，都怪我今天大意了，怎么把仪器落在那了，又害得你跟我白跑了一趟……”我能听出他的歉意，甚至他连呼吸都放得很轻，生怕每次吸气都增

加了自身的分量。可老张的确确实，还没走出多远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天空中的点点星辰，很亮却很渺小。光影的交错里，我仿佛看到了军医老许的身影：

老许的这身白大褂已经穿了18年了，可他却并非是医学专业科班出身，年轻时参加过几次卫训后就仓促上岗了。我刚到队里时，老许总爱找我聊天，他说他其实特别羡慕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高材生，可老许也有让我不可企及的经历。

2008年，他跟随部队参加过抗震救灾任务。当时他所在的小组正在一处废墟搜救幸存者，战士小王已经潜入废墟近一个小时了。可废墟内情况复杂，发力空间小，无论小王如何用力，幸存者始终卡在两块水泥板之间无法动弹。突然，一阵天摇地晃，刚凿开的洞口又被落下的废墟掩埋。余震过去，战友们冲上废墟拼命挖掘洞口。可无论战友们怎么挖，怎么喊，就是听不到小王的应答。

第二天凌晨，当挖掘机剖开洞口时，战友们奋力把小王从废墟中“剥”了出来，可他已是全身冰凉。老许疯了似地冲上来，一把握住小王的手腕，可无论怎么摸就是摸不到他的脉搏。老许耳朵紧紧地贴着小王的胸口。整整一分钟，在场的人屏息凝神。最后，老许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不会的。他昨天还找我要了盒感冒药……”

我继续走，背上的老张发话了：“你放我下来吧，我伤的不重，能走。”“你走不了！”我坚定地回答。他执拗地要下来，可我死死地扣着他的腰带坚决不放。

这段路注定是我有生以来走得最长的路，长到我已丧失了对累的概念，长到汗水已经把我“淋”成了落汤鸡，我想老张也一定能感觉到我浑身的颤抖。

焦渴和恍惚中，我似乎明白了老许口中的“不同”。当我把骨折的战友捆到背上而后一路向前挣扎时，我的脊背是炽热的。拯救生命需要凭借医术和经验，而我除此之外，可能还要用上自己的生命。

当我挣扎着把老张送到B点时，几乎累到虚脱。我注意到裤腿不知什么时候被树枝划破，小腿已被荆棘刺得血肉模糊。这是我穿上白大褂以来第一次见血。

伊犁遇雪

■重光

★ 散文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2015年农历小雪节气，我来到伊宁霍尔果斯边境口岸。那天，从乌鲁木齐飞到伊宁机场，航程中透过舷窗可见天穹中云翻风息，大地上山峦连绵起伏。

乘车赶往伊犁将军府的路上，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肃穆威严的将军府正院，排列着当年收复新疆记功德碑，还有后来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忍辱的驻防军将士搬回的数十块大小界碑。大雪中，那些耸立的石身在无声地哭泣！

在伊犁将军府历史展览中，我不仅看到历任伊犁将军及守军征战复土的勋业，也重温了他们血火交织的沙场悲欣。

在雍正朝征讨噶尔丹叛乱和通泊战役介绍展板前，我心潮澎湃。1731年7月20日，清大將軍傅尔丹，副將軍巴赛率北路军二万四千人，为平定噶尔丹叛乱，一路突进至科布多一带。在博克托岭遇暴雨冰雹，被准噶尔蒙古叛军埋伏包围，经四天血战，傅尔丹主将突围，断后副将巴赛等四位将军及万余官兵战死疆场。此役虽败，但为更大规模围歼叛军，直至清军大部队在抗爱山与噶尔丹决战获胜创造了机会。那些捐躯的将士们在天之灵可曾想到，284年后，他们的副将巴赛的后人来到伊犁古战场祭奠他们的英雄。

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伊犁河谷山川皆白，我们又驱车前往格登峰。积雪深厚，盘山路蜿蜒，蒙蒙雾中，一通巨石巍然站立，似镇山之巨塔，又如翘首的士兵。那正是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全胜后所刻的铭碑。陪同我的边防连连长兴奋地对我说，当年毛主席就知道这条边境线上的历史，也知道我们的连队，知道我们守卫着西汉以来就屯垦戍边的土地。

西汉屯垦、乾隆碑、昔日黄旗马队驻地，今日解放军边防连，我脑海中的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历史，犹如电

影镜头般闪回叠映。一切的历史故事和千载过往的鲜活英雄，都化成铁骨铮铮的信念：忠诚！军人的天职。戍守！千载的担当。这跨越时空而不朽的，不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吗！

在雪中颠簸一小时后，在边境河谷深处一处小山岭里，简朴的营房映入眼帘。一人营区大门，迎面边防连荣誉室门楣上“阿拉马力边防站”的牌匾格外醒目。

阿拉马力边防站？我惊呆了。是在你们这里诞生了那首影响两代人的著名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和连长几乎同时喊出了歌名。此刻，熟悉的歌声又响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石头缝里把根扎。”

歌声嘹亮而雄壮，在大雪中，在小小的营盘里，边防连全体官兵列队引吭高歌。那歌声与飘飘雪花融为一体，回荡在山川河谷中。山听到了，水听到了，上溯几百年，万千戍边将士们的魂魄也听到了。

那天晚上，雪依然在下，我住在了伊犁将军府招待所。在映雪的窗前，我写下沉淀在心灵深处的文字，《沁园春·伊犁遇雪》——

边塞风景，万柳萧瑟，亿兆安祥。正银色世界，喜鹊点染，羌笛瑟瑟，大漠苍茫。山峦舞龙，河川跃凤，便是笙歌也铿锵。极望眼，看中华大地，故土新疆。

汉帝千古争强，遣张骞出使封博望。后班超智勇，西域和顺，中原战乱，飞地敦煌。安西都护，李唐盛景，纵有突厥亦归降。清乾隆，恪格登峰顶，勒铭颂扬。

